

Championship Match

25 September - 2 November 1991

Manila, Philippines



当代纪实文学丛书

文艺出版社

罗达成 著

世界棋后谢军
和她的教练们



世界棋后谢军 和她的教练们

罗达成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2·成都 371941

(川)新登字007号

责任编辑:曹礼尧

封面设计:任兆祥

版面设计:史晓燕

书 名 世界棋后谢军和他的教练们 定 价 5.18 元

作 者 罗达成 ISBN7—5411—0828—6/I·763

1992年4月第一版 1992年4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数 1—2,640 册

印张 9.75 插页 2 字数 227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目 录

世界棋后谢军和她的教练们	(1)
中国的旋风	(50)
为你的棋手骄傲吧！祖国	(65)
“十连霸”的悔恨	(79)
中国足球队，我为你写诗！	(104)
你好，李谷一	(126)
少男少女的隐秘世界	(141)
闯荡在太阳旗的国度	(213)
一个成功者和他的影子	(245)
张定鸿在汉堡	(291)

世界棋后谢军和她的教练们

——发自中国国际象棋集训队基地的报告

一、棋后已被“转移”。教练探亲在即。

——“你这采访来得真不是时候”。有着64个黑白相间方格的国际象棋，方不盈尺，比起足球场宏伟壮阔的绿茵场地，小得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二者似乎难以媲美。

事实并非如此。32枚棋子、64个方格里似乎蕴藏着无穷无尽的诱惑力，它有足以引为自豪的1500年以上的悠久历史和华贵的身世——十世纪传入欧洲之后便成为“骑士七技”之一；它被无数哲者和伟人归结、赞赏为“智慧的体操”，“没有结论的思想，没有答案的数学，没有作品的艺术，没有石头的建筑”。在有“国际象棋王国”之称的苏联和一些欧洲国家，它的地位甚至高于足球，称为“体育阶梯上最高的一级”。世界级的超级棋手的丰姿被塑成雕像，印上邮票。而象征男子世界冠军王冠的奖杯，镶有1000多颗钻石，价值100多万美元；世界冠军亚军之战的奖金高达300万美元——遗憾的是，女子世界

冠亚军之战的奖金仅仅10万美元，这太不平等了。难怪女棋王玛雅·齐布尔达尼泽要向国际棋联大声疾呼。

创纪录的是在1975年，作为挑战者的苏联选手卡尔波夫向前世界冠军美国的菲雪尔挑战时，奖金曾高达700万美元，但最终因后者无意接受挑战，未能拍板成交。卡尔波夫不战而胜，由国际棋联授予世界冠军的称号。

但是，有着“洋味儿”的国际象棋在中国这个人口之最的泱泱大国，却鲜为人知，不在得宠之列。

没有人会想到，这项冷冷清清的项目，在1991年10月之后，竟然会一下子成为家喻户晓的大热门。随着在马尼拉进行的“两个女人的世纪之战”愈演愈烈，随着新闻媒介所作的大量的、连续的报导的升温，人们知道了中国挑战者谢军，知道了苏联的女子世界冠军玛雅·齐布尔达尼泽。自然，同时粗略地知道了国际象棋。

沸点出现在1991年11月5日晚上9：30分。当谢军从以火山爆发著称于世的菲律宾，飞抵北京首都机场，步出长长的甬道时，一百多名记者也火山爆发了，冲决了由训练有素的武警组成的一道人墙，——他们显然估计不足，没有投入更多的力量。记者们挤得满头大汗，跌跌撞撞，前俯后仰，争抢着把镜头和话筒对准这位21岁的北京姑娘——新的国际象棋世界女皇。

不止一个记者挤丢了鞋，丢盔卸甲。不止一个记者啪地摔倒在地上。

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和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百发也破了例，到机场迎接——这几年，中国的世界冠军多了，“原则上部一级领导不去机场。”

面对这感人而又惊人的场面，他们俩相视一笑，无可奈何。

但除了他们两位跟谢军握了手，排列在他们后面的谢军父母以及中国棋界的头头脑脑连手也没握上，就被冲散了。谢军被“裹挟而去”。

一位资深的体育界头面人物感叹说：“我一辈子也经过不少场面了，但迎接一个运动员，出现这么热烈、这么混乱的场面，我没碰到过。热得不可收拾，连聂卫平回来也没到这个程度。”

四星级的北京国际饭店慷慨地提供了三个房间，国家体委把谢军和她的两位陪同人员悄悄藏了进来。除了必不可少的活动之外，让她觅得一份清静，好生调整养息。

记者们走投无路，寻寻觅觅，不见芳踪。除了11月7日上午，在全国记协新闻厅举行的“欢迎棋后谢军凯旋记者招待会”，提供了那一次集体性的问答式的采访机会之后，中国棋院院长陈祖德下令，封锁消息，无论中外记者一律不接待！

友谊高于一切。当我11月12号匆匆飞抵北京，放下行囊，便给陈祖德挂电话。我很有把握，早在10月30日，在长途电话里，他就许过诺：“你特意赶来，一定为你开绿灯！”

但现在，他不无为难地说：“不好办呀，所有的新闻单位，包括北京的报刊都不让采访，你这是独此一家，我来设法安排吧。”我又问道：“采访能不能给一天时间？”“不可能！”回答是斩钉截铁的。“半天呢？”“不可能，最多一、二个小时。”一连二个“不可能”之后，他又笑着补充说：

“你自己有数啊，已经破例了。”我后来才从他姐姐——我的同行陈祖芬那儿知道，这位九段高手跟下面的人打招呼时，巧妙地辩解道：“我是说不让记者采访，他不是记者，是报告文学作家，写过好多棋手。”

千里迢迢而来，虽说是高抬贵手，但只个把小时，够糟

了。但更糟的是，我给远在西郊的国际象棋集训队挂电话，接电话的是副领队林峰……60年代我们曾经在赛场上纹枰对坐，他说：“老朋友，你来得真不是时候，阿威、江川明天都要回去探亲休假，现在被北京电视台捉去讲“世纪大战”的第十五局棋，行李还没收拾。我这两天，在办移交，理资料，要回上海赶出一本关于谢军的书来，一个字没写，报纸上消息已经发了，“将以出期刊的速度出版”，“我现在一点心思也没有了。”

话筒里，见我半晌无语，陷入困境，林峰不忍我“局面崩溃”，大声说：马上就来，今天晚上逮住他们俩！明天我再帮你请孙领队！

二、荒野里的集训队基地， 列车时刻表般的训练生活

北京西郊，一个荒野、冷僻的所在。

中国国际象棋集训队便在这里安营扎寨。但这地盘是国家体委摩托车学校的训练基地，国际象棋集训队不过是“寄人篱下”，租下了一层楼面。

入夜，集训基地四周一片漆黑，不见灯火，没有音乐茶座、卡拉OK，没有舞厅、咖啡馆，没有可供这批年轻人享受的夜生活。这跟座落在市中心的国际饭店的豪华，跟市中心闹区的现代气息，形成巨大、强烈的反差。

现在的国家棋类办公室国际象棋部部长、国际象棋集训队领队孙连治，却相当满足。打从1977年我国国际象棋项目恢复，他便出山带队集训。但虽然也年年集训，却是“黄花鱼溜边”，到处打游击。而且，打完比赛就散伙。

1986年深秋，身体虚弱的陈祖德召见孙连治和老资格的国际象棋棋手刘文哲——他在做过胃癌切除手术，同时摘去18个可疑的淋巴结，从死神手里逃脱出来之后，出任国家体委四司副司长，主管三棋一牌。

陈祖德要求他们立即正式组建国际象棋集训队，安营扎寨，常年训练，培养人才，追赶世界水平——中国围棋早年一度被洋洋自得的日本人小瞧的痛苦滋味，他尝够了。

经费有限。为了在偌大的北京城觅得一个既要住宿费低，又要伙食出挑的“安居乐业”之地，孙连治、刘文哲，从闹市乘地铁到远郊“苹果园”终点站，再回转头来一路找，好容易找到这里。校长很够意思，热情接纳了这两位带兵遣将的穷哥们。吃的、住的全部优惠。一个房间四张床，只收20元房费，到城里连一张床位钱都不够。“贴上一点儿不算什么，只要咱们的国际象棋事业在世界上有点地位。”

这条汉子好样的！毕竟是摩托车学校校长，有气度有眼光。

一切似乎跟往常一样，又似乎不太一样。集训队里冒出个世界女棋王，事务忙乱，电话频繁，戚惊萱、叶江川教练等有功之臣，忙碌于应付热闹的外部世界，推辞不掉，也推辞不得——正应了一首歌词所说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尽管如此，有“实干家”、“不管部长”之称的个头胖胖、脑门光光的副领队林峰，照样是早晨6：30一个个房间敲门，催队员起来，那手指敲门声比闹钟还准。随后，一切照旧，出操、早餐、训练、午餐、午睡之后又是训练，晚餐后看了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紧接的还是训练。训练到9：35

分，这才有了自由，可以翻翻报纸，听听音乐，读读英文。但10：30一到，“不管部长”林教头又来一间间房间巡视，催你熄灯。

这里的生活安排象是依照“列车时刻表”运行。这里的纪律和条例又很严格。表现好加分，表现不好扣分，直接影响到你的选拔和出国。规定细微到每个人每周训练不得少于40小时；每次对局四十四合之后双方都不许提和，逼使队员全力以赴，适应大运动量和强度。当然，也包含促进和鼓励。譬如，参加1991—1992奥林匹克团体赛“选拔条例”规定：“男子选6名，女子选4名，不保留名额。男子等级分达2576，女子等级分达2401，自然入选。”再如关于女子等级分达到2400分，可以参加男队训练“吃小灶”的规定。谢军打从1989年获得全国青年（男女混合）冠军和全国女子冠军，等级分涨到2400分以上后，便开始享受这种“小灶”，她的棋力剧增了。

在一间虽然简陋，但还算宽敞的训练室里，一眼看去，尽是棋盘、棋钟和厚厚薄薄的外文棋谱。我国唯一的一位国际象棋男子特级大师叶荣光、才20岁的1991年度全国冠军林卫国，以及爱唱歌、爱当节目主持人的上海姑娘——16岁的国际大师王蕾，都在高度投入：打谱、对局、拆棋。

最富有战斗气息的，是有一对男女棋手在下那种最能锻炼思维、反应和计算能力的快棋。一方是队里最年轻的诸宸，才15岁，有一张漂亮的娃娃脸，一手漂亮的棋。1988年她夺得世界国际象棋少年冠军。今年全国比赛因最后一局受挫于彭肇勤而痛失桂冠，一下掉到第3名。另一方是谢军出征之前，跟男子打“模拟赛”的对手之一，来自黑龙江的23岁的棋手李文良。

插空，跟他们简单对话，一股豪气逼人——

“诸宸，想家吗？”

“要下棋，就呆着；要想家，就回去。”

“林卫国，你这次拿了全国冠军？”

“这不算什么，我的目标不是这个！女子向世界冠军挑战成功了。男子还差一段距离，光靠老队员不一定冲得上去，要靠我们这批20岁的人来冲。”

身历其境的人，会感到一种难言的激动，为什么这里生活如此单调枯燥，这个集体却哺育出谢军和一批有希望的新秀。他们不受外界干扰，不为名利所诱，在这里虔心修炼，小队员才十二三岁便离开父母，而教练和老队员则几年来抛家离子，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除了正常的新老换代——新陈代谢之外，有人受不得这份清苦，解不开比棋盘上还要复杂的困难，走了；也有走了之后，又回来的。

半封闭式的训练，生活这么苦，这么累，这么缺少色彩，队员总有闹情绪、发牢骚的时候。有人说：“简直象是集中营！”“象，但并不是！”急性子的教练组长刘文哲常有些急躁、粗糙，承认“有时要求近乎苛刻”，“但我看，能适应最好，不适应，下棋并不是唯一出路。”又一句“近乎苛刻”！

甚至连训练自觉，意志坚强的谢军，有回也受不了，对领队孙连治大声嚷嚷道：“这地方，不是人呆的。”好性子的领队很会做工作，一劝一哄，谢军又去弄棋了，从那陶醉的神态可以看出，她已经忘记了这尘世上的一切。

“棋司令”陈祖德也常来看望大家，激励士气，但来了，却总是动感情地说：“我说了那么多大道理，但并不解决具体问题，我很对不起大家……”他属于感情型，很富有同情心，教练、队员什么时候都可以找他谈心，不论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向他求援。

一位大为不满的妻子，给陈祖德写信愤慨地“声讨”文

夫，“一走就是5年，泡在那里不肯回来，工资还在原单位拿，房子要靠原单位分……到底还想不想为这个家尽他应尽的责任？如果他无意改变主张，继续做不称职的丈夫、不称职的父亲，那么……”结束语很有些威胁性。陈祖德素来思路敏捷，“落子如飞”，迅即给她回了一封长长的、晓以大义的安抚信，盛赞她丈夫对事业对全队作出的贡献，恳请她给以理解和谅解，有需要我帮助解决的困难尽管提出来，我会尽力。并很快托人前去探望。当这位“不尽职”的丈夫回去作短暂休假时，“棋司令”又不放心地盘问：“这次回去，有点什么打算？”回答是：“做点家务，再劝劝她，让我再安心在这里干几年。”而他最紧要的，还是要关起门来写书，不受干扰。陈祖德叮嘱说：千万不要这么做，写书怕打扰，妻子、孩子都不让出声，老夫老妻也要多交流，你一定要这么做……

但他既是菩萨心肠，却又是铁石心肠，要不，他1988年向全队提出的宏大目标：女子5年内要夺取世界冠军，男子10年内向苏联挑战，怎么能兑现？他甚至连春节也不赞成全体放假，空着个大本营，让大家回去跟亲人团聚。用他的话说，这叫既然当了和尚，你就得撞钟，一天也不能放松。”

三、十一年时光里，一任任教练 传递着一根接力棒

自从命运突然把谢军推到国际象棋旁，让她接触国际象棋的ABC之后不久，她就知道有个很了不起的、名字很长的苏联女棋手——玛雅·齐布尔达尼泽，这个人被称为世界棋王时，才只是个17岁的妙龄少女。

不过，谢军并不知道，玛雅所以能成为一代棋王，半是因

为她的天才和勤奋，半是她遇上了一位倾心扶植她的好教练。

玛雅8岁时跟她哥哥学会走子了，随后便时常在父母陪伴下，参加少年宫象棋小组活动。那天，有人送给她一张世界冠军诺娜·加普林达什维莉的像。她拿起笔来，便在像上签上“玛雅，未来的世界冠军。”小孩子乱写一气，没有人认真把这当回事。

一个偶然的机会，玛雅被苏联有名的特级大师艾瓦尔·古菲尔德发现了。古菲尔德那天到少年宫跟孩子们下车轮大战，玛雅也报名参加战斗。久经沙场的特级大师，跟娃娃们交手，下得有点随便。跟玛雅对局时走出一步要打问号的棋，被玛雅抓住不放，迫使这位下巴光光、肥肥胖胖的特级大师束手待毙。古菲尔德惊喜交加，如获至宝，就此成了她的恩师。

1978年，17岁的玛雅真的击败了她的同乡、世界冠军加普林达什诺莉，登上了宝座。她没有辜负古菲尔德的苦心传授，曾说：“15岁前，我下的是‘儿童棋’，此后两年在古菲尔德教练的指导下，我才达到近乎炉火纯青的地步。”名望大增的古菲尔德，也多次自豪地宣称：“我当玛雅教练时，她处于全盛时代。”

过17岁生日时的谢军，在日记本上感叹地写道：玛雅17岁就成了世界棋王，你呢？

谢军也很顺，顺得在全国几乎绝无仅有。她自小跟爸爸学会下象棋。才7岁，便在马路旁跟那些老棋迷斗智斗勇。10岁就夺得北京市儿童象棋冠军，并被北京棋院的国际象棋女队教练王陆钧一眼看中，经棋院领导肖生汉首肯，竟大大破例，把这个对国际象棋一窍不通的小女孩调进来下国际象棋。谢军永志不忘，这是1980年，是她一生的转折点。

慧眼识宝的王陆钧功不可没。但他本人也是国际象棋名

将，赛事匆忙，自己选来的苗子却无暇花太多精力培养。好在肖生汉身兼北京什刹海少体校副校长，便把谢军委托给少体校代训。

就在什刹海看台底下，那间木板活动房里，张连成教练给她打基础，带领她艰辛而又欢愉地穿行于曲折崎岖的、没有尽头的64个方格之中。

1982年，12岁的谢军有机会参加了国家体委在秦皇岛组织的全国青少年暑期集训。在许多教练和棋手的记忆中，这个背着个小书包，走路蹦蹦跳跳的小丫头，当时剪着齐耳短发，长得虎头虎脑。一有空闲，那双机灵、明亮的大眼睛里，就转动着鬼点子，这不是在想棋招，而是在想怎么捣蛋，跟小男孩们打闹。去参加集训的几十个孩子里，数她年龄最小也最顽皮。但，只要一上课，就判若两人了。聪颖的眼睛全神贯注地盯着大棋盘，教练每次提问她都抢着举手回答，脑瓜子反应特别快。

她最入迷的，是教练讲课时，穿插介绍的那些世界冠军的故事和有关的花絮：比如讲到棋手的修养，那位1948年获得世界冠军，并几度卫冕成功的苏联棋手鲍特维尼克，每次比赛都提前5分钟入座，眼睛看着棋盘，把棋子放放好，这就象焚香弹琴一样，先要静下心来；再如讲到有些棋手的记忆力惊人，出身于苏联的法国棋手阿廖欣，竟能同时下四五十局盲棋：临死之前，他还保持着世界冠军称号，并将一生中重大对局一步步摆出来……

这真使谢军惊羡不已。

集训之后，谢军很快也由“代训”的什刹海重返北京棋院，并代表北京女队参加比赛。她果真也养成了习惯，每次都提前5—10分钟到场。她也希望自己能象教练所要求的那样，

有棋手风度，有文明教养。

谁想到，在1983年6月哈尔滨进行的全国国际象棋团体赛上，13岁的谢军，竟为一局棋闹了赛场，还跟裁判长林峰顶撞。那场棋，北京队跟广东队下成3对3，希望就寄托在谢军跟广东彭肇勤这一台上。输赢不仅直接影响到北京队能否进入团体前六名，还关系到谢军能否出线参加接下来的个人赛决赛。这局棋谢军一路领先，求胜心切，但走到后来不知怎么竟走成只能三次长将重复不变的和局。

别无选择的谢军，已经将了两步军，却不甘心将完第三步军。她无可奈何地在对局记录上写下1/2分和棋，并在签名处签上了“谢军”。棋钟都停了，这时北京队一位男队员说：“这个棋怎么和？赢了。”谢军又开棋钟要走，彭肇勤当然不平。

裁判长说：“和棋了。”谢军说“没和！”“你名字都签了。”“我名字事先写的！”“1/2分的和棋结果也写上了。”

“我写着玩的！”13岁的小谢军，急火攻心，撒赖了。

北京队的领队、肖生汉教练、刘文哲、王陞钧，很通情达理，批评了谢军，“输棋不能输人”，并让张连成带着她向裁判长林峰赔礼道歉，谢军噘着嘴，咕哝了一句，算是认了错。

但张连成一走，谢军哪还顾上什么风度、教养、一面哭着，一面用小拳头擂林峰，“我决赛进不了啦，林老师，你也不肯帮忙。”林峰很同情她，但规则无情，只能安慰道：“没关系，你还小呢，下次比赛好好打！”

用不着问，回去之后领队、教练肯定剋她了，不过绝不会是因为她北京队只得了个不入流的第7名，而是因为她的失态。

仅仅隔了一个月，谢军出师天津全国女子8强赛，打进了

8强——尽管只是8强之末，但毕竟在强手之列。

崭露头角的谢军，开始呈上升趋势。1984年12月，她摘取了全国比赛女子第6名的奖牌，同时成为我国最年轻的国际象棋国家大师——再过两个月，她才走进14岁。

这时，北京女队教练易人。上海市少体校的刘镇国，应聘出任北京国际象棋女队教练。他只身赴京，住在北京棋院，有的是时间，毫不吝惜地把心血耗费在谢军她们身上。在他看来，谢军虽已小有成就，基本功也还可以，但要成为一个高水平的棋手，要走的路还相当漫长。

对一个14岁的姑娘来说，每天将近10个小时的训练太沉重了，但师徒俩却乐此不疲。刘镇国有多年执教娃娃棋的经验，很会翻花样。晚上训练到8点半之后，留半个小时搞“三五”训练法：打五只高水平棋手的对局，做五道中局杀法的习题及五道残局习题。

记得有一天，晚上9点多了，“三五战役”也打完了。谢军却意犹未尽，说：“刘老师，你再出三道题目让我做做。”

“前两道题十分钟就被她找到了答案。后一道题比较难，谢军苦苦想了差不多20分钟，才喜不自胜地嚷道：“我做出来了！”并把解题的步法一路摆出来。

“不对，这儿错了。”刘镇国看看表，九点半了，便说，“我把答案告诉你吧。”“不要，让我再想想。”又过了十分钟，还是想不出来，这道题目太难了。这时她才说：“刘老师，你就说给我听吧。”刘镇国摆出了正确答案。

按说问题解决了，这一天该划句号了。谢军可以去休息了。可她还坐着不动，呆呆地看着棋盘，足足有半个小时。

“你在看什么呀？”刘镇国忍不住发问了。谢军说：“我在想，为什么你这样走是对的，而我这样走是错的，我为什么想

到错的一条路上呢？”刘镇国顿时一怔，这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方才表现出来的那种执著追求、探索精神，昭示着她将在国际象棋的黑白世界里，展开她波澜壮阔的人生。

谢军苦惯了，很少有机会躲进妈妈的怀抱享受温暖。因为爸爸、妈妈都是星期六厂休，而棋院是星期六晚上放队员回家，星期一早报到。所以，只有这一个晚上的天伦之乐。星期天上午她在家里料理一下自己的事，下午就赶到棋院，找刘镇国加班训练半天。

对这个基本上没有星期天的女孩子，刘镇国更多了一份关怀：坚持要她每天早上比别人早起半小时，中午比别人少睡半小时，读英语、听广播，熄灯前再看半小时世界名著。“看起来你这不是练棋，但这叫‘功夫在棋外’。”

1985年9月，谢军跟着教练到南京打全国比赛。她一去，就跟人家队里打听“刘适兰来不来？吴敏茜来不来？”这两位国际象棋女子特级大师，当时正处于“黄金时代”，但有传闻说她们可能不参加比赛。有人逗她：“她们不来，对你有利呀，名次可以往前挪。”“我是来跟她们比高下的，她们不来，比赛还有什么味道？”她嘴巴一翘，口气不小，信誓旦旦地说：“刘适兰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我也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我的脑袋还比她大，我就不信超不过她！”这小鬼，自我感觉良好！

确实，在圈内人眼中，15岁的谢军已经具有跟刘适兰抗衡的实力。比赛采用积分循环，她起初领先，并且果真杀败了刘适兰。但她状态不稳定，遇弱不强，最终结果，跟刘适兰积分相同，但对手分略低，只得当了个“小三子”。

故事重演了不止一次。过了一年，在河南鸡公山举行的“拼搏杯”上，在奥林匹克团体赛选择赛上，都栽了；10月